

只有你曾

陪我在

最初的地方

Somewhere We  
Fell in Love

随侯珠一著  
Sui Houzhu  
Works

原来所有背道而驰的时光  
都是在与你重逢的路上  
一个关于抉择、偿还  
破碎及放下的光阴故事

失忆有时是一种幸存  
献给所有有伤的我和你

随侯珠  
倾情演绎  
都市代表作  
原名  
《挑肥拣瘦》

“我只不过为了储存  
足够的骄傲、  
足够的孤独和冷漠，  
以防万一  
醒来你已离去。”

只有你曾  
陪我在  
最初的地方  
Somewhere We  
Fell in Love

随侯珠 | 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只有你曾陪我在最初的地方 / 随侯珠著. —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3. 6  
ISBN 978-7-5113-3670-5

I. ①只… II. ①随…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22317号

---

只有你曾陪我在最初的地方

---

编 著: 随侯珠

出 版 人: 方 鸣

责任编辑: 羽 子

装帧设计: 北京弘果文化传媒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00mm×980mm 1/16 印张: 19 字数: 372千字

印 刷: 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年8月第1版 2013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3-3670-5

定 价: 29.80元

---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26号通成达大厦3层 邮编: 100028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发 行 部: (010) 82068999 传真: (010) 82069000

网 址: [www.oveaschin.com](http://www.oveaschin.com)

E-mail: [oveaschin@sina.com](mailto:oveaschin@sina.com)

---

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 可联系调换。质量投诉电话: 010-82069336

|                 |                  |
|-----------------|------------------|
| Chapter 1 /001  | 假如你我的相遇，可以重新安排   |
| Chapter 2 /008  | 我要的世界，原来在你眼里     |
| Chapter 3 /018  | 一棵开花的树           |
| Chapter 4 /026  | 我已经答应了你只等你       |
| Chapter 5 /036  | 月也摇晃，人也彷徨        |
| Chapter 6 /046  | 明天才要上演的戏剧        |
| Chapter 7 /056  | 走得最急的都是最美的时光     |
| Chapter 8 /065  | 记忆里一场不散的筵席       |
| Chapter 9 /073  | 裂缝中的阳光           |
| Chapter 10 /081 | 万一你不曾回头          |
| Chapter 11 /089 | 生命里这场最巧妙的安排      |
| Chapter 12 /100 | 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
| Chapter 13 /112 | 还没开过就败谢了的花       |
| Chapter 14 /122 | 男人要懂得情调，男人还要懂得调情 |
| Chapter 15 /136 | 给我一个理由忘记         |



Chapter 16 /145

碧海蓝天的马尔代夫，白雪红霞的爱丁堡

Chapter 17 /155

一个妈妈的秘密

Chapter 18 /164

白猫妈妈和小黑猫

Chapter 19 /176

那个男人的谎言

Chapter 20 /186

如果我说，爱我没有如果

Chapter 21 /197

有了爱，便有了一切

Chapter 22 /210

心头残留的遗憾

Chapter 23 /224

阳光下慎重地开满了花

Chapter 24 /235

一个用生命捍卫节操的男人

Chapter 25 /245

一刹那里所有的甜蜜

Chapter 26 /257

回忆是一段旧了的时光

Chapter 27 /266

你是我起初和最终的爱

Chapter 28 /281

所有的颜色都已沉静

番外一 /292

幸福的后续

番外二 /295

单身爸爸养儿记



《我的妈妈》

我的妈妈是一个漂亮的女人，首先她有一头长长的头发，大眼睛，正齐的牙齿，她很爱我，每天给我做很好吃的早饭，最重要的是，我考试不好的时候，她不会骂我，而是guli我，总之，我很爱她，她也很爱我。

其中，“正齐”二字被老师圈了出来，是错字。上面备注——整。

.....

今天接到儿子班主任的电话，陆景曜才发现自己最近有点儿忽略儿子了，于是晚上抽个时间检查了儿子的书包，丢掉里面一些乱七八糟的卡片拼图，把里面的数学作业本、语文作业本、几张月考试卷，外加手上这本作文本全拿出来看了一遍，直到看到这篇《我的妈妈》的作文，陆景曜觉得自己得找希睿谈一谈。

陆景曜在起居室里找到儿子——陆希睿正坐在沙发上看动画片，大屏幕里头一只母鸡正蹲在鸡窝里面下蛋，发出咕咕哒的声音。

“爸爸。”陆希睿发觉陆景曜进来，转过头叫了声，随后开始解释起来，“我今天在学校的时候就把作业全都做好了。”

陆景曜点了下头，然后拿起沙发上的遥控器，将电视的音量调低了几挡。

陆希睿知道爸爸有话对他说，注意力也从电视转移到了陆景曜的身上，黑琉璃般的

眼珠子微微动了下：“老爸，我最近都很乖的，你不会又要教训我了吧？”

这双黑琉璃般的眼睛并不是遗传自陆景曜，睫毛又长又翘又硬，像那个女人。

“我刚刚看了你的作文，里面有一篇是《我的妈妈》，希睿，我想知道，你为什么要抄袭同学的作文，白天你老师给我打电话了，说你这篇作文和你同桌的一模一样，甚至里面的错字都一模一样。”

陆希睿似乎早就知道爸爸会问自己这件事，所以连解释的话都想好了：“那是因为我妈妈啊，我不知道怎么写。”

陆景曜顿了下：“请注意我的重点，为什么你抄袭，而且抄得如此没有水平。”

陆希睿低下头，脸上的表情好像是在反思自己的行为，过了会儿，他眼神诚恳地望着陆景曜说：“我错了，爸爸。”陆希睿是个聪明的孩子，他的聪明包括及时地认错，永远在大人责备之前检讨自己的行为。

陆希睿在检讨之后立马又为自己辩解：“爸爸，我是真的不知道怎么写，你是知道的，我并不认识我的妈妈，我都不知道自己的妈妈是圆的还是方的……”

陆景曜有些不耐烦，不想继续这个话题，他看了眼墙上的钟，七点四十分，站起身来：“八点后把电视关掉回房睡觉吧。”陆景曜本想让希睿练会儿琴，想了下，自己又嫌吵，还是周末让他去老师家练好了。

“没问题，爸爸。”说完，陆希睿冲自己的老爸笑，然后人小鬼大地开口，“爸爸今天要约会去吗？”

陆景曜没有理会儿子。

陆希睿回房，书包已经放在他的书桌上，他从里面拿出自己的作文本，打开《我的妈妈》那页，用橡皮把上面的铅笔字全擦掉，擦好的时候，黄色的格子纸上全是黑黑的“毛毛虫”。

陆希睿吹了吹本子，然后从铅笔盒里拿出一支削好的铅笔想重新写这篇作文，手里的铅笔握了好久，还是写不出一句话。过了会儿，他托着下巴叹叹气。

我不知道我的妈妈是谁，但我还是会想她的，她呢，会想我吗？

陆希睿有好几次梦到他的妈妈，他的妈妈最漂亮了，她会温柔地对他笑，会烧世界上最好吃的菜，她从来不会骂他，她会像其他妈妈一样接他上下学，会带他去游乐园，带他吃比萨，还会去观看他的足球比赛……

陆希睿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陆景曜已经回来了，也不知道他昨晚是几点回来的，十

点，十一点，还是十二点？

陆希睿想着想着就有点儿不开心了，开始搅着碗里的薏仁粥。

陆景曜低头看了看手表，神色淡淡的，语气却是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吃快点儿。”

看来今天爸爸要亲自送他上学了，陆希睿以最快速度解决了碗里的粥，拿起椅子上的书包：“饱了。”

陆景曜驱车送儿子到学校后，便调转车头去了公司。

陆景曜到的时候，陆元东正在他的办公室的沙发上擦拭着头发，看到他进来，冲他一笑：“小叔叔，我借用你的洗手间洗了个澡。”

陆景曜斜看了陆元东一眼，问了句：“昨晚没回家？”

陆元东站了起来：“我哪敢回去啊，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妈对我这次的相亲对象多满意。”

陆景曜看起今早秘书送来的文件：“听你的意思是这次你不满意了？”

“小叔叔，你是不知道啊。”陆元东走到陆景曜边上，表情略带夸张地说，“我觉得她最少有一百五十斤。”

陆景曜一愣，轻笑了一声：“不就是姑娘稍微胖了点儿，至于吗？”

“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陆元东摇摇头，折回休息室换了干净的衣服，对着镜子人模人样地打好领带后走出来，“今晚的家庭聚会别忘了，爷爷可想希睿了。”

陆景曜点头表示听到了。

陆元东像是说上了瘾：“我说你也真是的，一个大男人带个孩子像什么啊，回家住呗。”

陆景曜揉了揉太阳穴，修长的手指白皙如玉，顿了会儿：“小睿还是很好带的。”

昨天的秦予乔心情并不是很好，原因是前阵子刚买了条转运珠的手链，结果出门就把路边的一辆白色奥迪撞了。

其实也就是赔钱的事，任何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大问题，而且还是保险公司赔钱。可是偏偏这辆奥迪车的主人，是她的一位老同学许植。

老同学并没有认出她，匆匆从路边的面包房走出来要报警，身后跟着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孩子，女孩看了看车身的刮伤，没好脸色地索要她的名字、电话。

秦予乔第一眼就认出了这位老同学，有些尴尬和难堪地报出自己的名字。

“不好意思，我会负责的，我叫秦予乔……”

就在这时，老同学猛地抬起头，眼睛睁得大大的，双唇轻颤，声音像是从喉咙里挤出来的：“秦予乔？你是秦予乔？”

“你真是秦予乔啊？G市十二中的秦予乔？”老同学又问了一遍，上上下下打量

了她一通，不可思议地开口，“我都没认出来。”没认出来，这算是一种比较委婉的说法，比较直接的是——天哪，你怎么变得这么胖了！

他们说话的语气就好像女人变胖是一种犯罪，而像她这种，飙升个几十公斤的，简直就是犯了滔天大罪。

秦予乔是G市人，在S市遇上老同学是一件很巧很巧的事情，只可惜校花变成了胖子，就成了笑话。

因为路上出了岔子，秦予乔相亲迟到了，不过对方还算是有耐心的人，在她来到这家私家菜坊的时候并没有表现出不耐烦的神色。

秦予乔落座，背靠沙发的男人慢慢抬起头，墨色的瞳孔微缩，不露形色地掩饰自己的惊讶，随手拿起桌上的茶壶，给她倒了一杯：“这里的普洱有点儿浓，不知道秦小姐习不习惯？”

“谢谢。”秦予乔接过对方递上的普洱，尝了下味道，醇厚绵滑。

“秦小姐刚回国？”对方一边打量着她，一边问道。

秦予乔淡笑：“我十月份刚回来。”

陆元东轻抿了下唇，然后主动把菜单递上去，秦予乔接过菜单，点了一道特色菜外加两样清淡的小菜，点好的时候抬头问陆元东：“没问题吧？”

陆元东摇头：“没问题。”

秦予乔没有什么相亲经验，但是从第一眼便知道陆元东并没有看上她，一个男人对女人表现的失望情绪，直白些的，会在面部神色中得到呈现，比如面露不屑，明里客套，暗里讥讽，稍微收敛些的，虽然神色有了掩饰，不过还可以从坐姿上看出来，比如像陆元东这种“歪歪扭扭，随便一坐，随意一躺”的姿态，表示他对她这个相亲对象，是极其不满意的。

相亲饭后，陆元东提出送秦予乔回去，秦予乔笑着拒绝：“不用太麻烦了，我今天也是开车过来的。”

陆元东颌首，绅士十足地目送秦予乔上了车，就在这时，陆元东的电话响起来——江岩的电话，江岩那边有点儿嘈杂，隐隐约约可以听到里面传来的莺莺燕燕声，听得他有些心烦。

江岩让他过去一块儿玩，陆元东正想着回去如何向二老交代这次相亲不成功的理由，脑子里浮现出刚刚的相亲对象的脸，不好意思，他不追求肉感，对胖女人并没有多少兴趣。

秦予乔相亲结束后逛了下S市的德利广场，周末广场上人多，熙熙攘攘，对面的德利大楼挂着大幅的广告画，在流光溢彩的灯光下，珠宝店广告女星的脸显得更加光彩耀目，如同钻石般散发着灼灼光华。

秦予乔回到白宅的时候，楼上传来舅舅白耀的怒吼声，秦予乔问保姆：“表姐回家了？”

秦予乔的表姐是舅舅白耀的独女，大名白绢，是一位特别有脾气的主，大学毕业的时候闹哄哄地要结婚，结婚六年，又闹哄哄地吵着要离婚。

白绢来找秦予乔喝酒，秦予乔：“我不能喝。”

“我都忘了。”白绢自顾倒起了从酒柜取来的酒，晃了两下酒杯问秦予乔，“你妈在英国还好吧？”

“挺好的。”秦予乔坐到白绢的对面，说了她几句，“舅舅身体不好，你也别老惹他生气，他被气病了对你也没好处。”

白绢说：“你以为我愿意啊，我就是不明白，当初你妈闹离婚的时候他是同意的，怎么轮到我身上了，他就这态度啊！”

秦予乔站了起来，懒懒道：“这两件事能一样吗？”

白绢说：“不都是离婚的事？”

秦予乔说：“离婚也要看原因的，而且白家现在还要靠着姐夫呢。”

白绢和陈知泽是典型的富家女和穷小子的故事，为了爱情结婚，同样因为爱情要离婚，白绢说：“如果我跟他之前没有相爱过，我倒还真无所谓了。”

秦予乔摊手：“别太文艺，听不懂。”

白绢抬了抬眼皮，没心情再跟秦予乔说下去，说了句“走了”便出了门，走到门口突然想起一件事，转过头问秦予乔：“你今天相亲如何？”

秦予乔十分遗憾地摇头：“没成。”

白绢说：“没看上？”

“你对我也太自信了吧。”秦予乔看了眼自己胖胖的手，“我刚刚称了体重，是七十八公斤，不是七十八斤。”

白绢咋舌：“也才七十八公斤而已。”

秦予乔被这个“而已”刺激到了，晚上练了一个小时的瑜伽，看着镜子里自己的胳膊胖大腿，哪有之前细胳膊细腿的影子？另外区别的不仅仅是表象，以前的她可以轻松地完成高难度的“一字劈叉”“站立拉弓式”，现在呢，只能做一些简单的基本动作。

下腰的时候，腹部被肥肉顶着的滋味真的很不好受，很不好受。

秦予乔满头大汗地躺在地板上，侧过头望向镶在墙上的落地镜子，镜中的女人面色绯红，额头沾满湿漉漉的细发，白花花的肥肉看着有些硌硬。秦予乔转过脸望向白色的天花板，脑子里突然跳出一句话：乔乔，你真的太瘦了，再长点儿肉吧。

这话谁跟她说过？秦予乔突然觉得有些好笑，吃吃地笑了起来——其实也好，至少

以后不会有人再敢说她瘦了。秦予乔边想边笑，边从地板上爬起来，推开卫生间的木门。

胖女人，瘦女人，本就是两个世界的人，享受着不同的待遇，对此，秦予乔算是深有体会。

泡了一个舒服的澡，秦予乔出来的时候拿起床头沙发上的手机看时间，发现里面有两个未接电话，一个是秦彦之的，一个是未知号码。

秦予乔直接关机睡觉。

白耀有晨练的习惯，天还是蒙蒙亮的时候便让保姆叫秦予乔起来跟他一块儿跑步。

昨晚下了雨，空气新鲜且湿润，秦予乔实在跑不动了，就停下来走路，跑在她前面的舅舅转过头看她：“乔乔，再坚持一会儿啊。”

秦予乔喘着气摇头：“您先回去，我休息一下再追来。”

白耀没有继续往前跑，而是在原地等秦予乔，想到一件事说：“你舅妈把你现在的照片给陆家的人看，陆夫人不知道有多满意，一个劲儿夸你有福相，昨天我还听说他们家已经找人给你算了算八字……”

秦予乔用干毛巾擦了擦脖子上的汗：“舅舅，我跟陆元东没相上。”

白耀脱口而出：“我觉得陆元东还成啊，乔乔，你要给人家机会了解他啊。”

秦予乔有点儿挫败感，白家的人都有点儿……怎么说呢，不管是白绢还是白耀，都对她太自信了。

吃早饭的时候白耀有点儿欲言又止，秦予乔大概猜到是什么事，放下汤勺：“怎么，他出事了？”

“怎么说呢。”白耀叹叹气，“乔乔啊，父女哪有隔夜仇，就像我跟绢子一样是不是？”

秦予乔“嗯”了一声。

白耀：“他上个星期就来S市了。”

秦予乔抬眸：“他来做什么？”

白耀：“说是来看看生意的，其实八成是来看闺女的，你回国那么久了，你爸爸是知道的。”

秦家是做木头生意发家的，不过后来也陆陆续续开始进行其他领域的投资，而且投资的项目还是具有社会影响力的，比如办学校之类的。

秦予乔喝了两口热豆浆，然后说：“这样吧，我会抽个时间跟他见一面。”

父女的确没有隔夜仇，只是有时候隔阂是比仇恨更可怕的东西，仇恨至少是一种强烈的情感，存在于你的体内翻江倒海，侵蚀着你的血肉和神经，而隔阂呢，随着时间的

日积月累，只会淡漠了血浓于水的亲情。

一大清早，秦予乔苦恼地看着镜中的自己，曾经她能将几十块的T恤穿得像几百块的，如今，几百上千的衣服，也衬不起她满身的肥肉。

下午，秦予乔无所事事地驱车行驶在大街上，一直从世纪路逛到了西岳大道，直到看到一个公园才泊了车。公园里头的红枫正是红似火的时候，晌午的阳光洒在浓密的树叶上，像是镀了层金子。

公园旁边是个小学，S市的第二实验小学，可能正是课间，整个学校有点儿嘈杂，秦予乔往里头看了几眼。这时，热心的门卫从门卫室的小窗户里探出脑袋，问她：“你是哪班学生的家长，进校门要先登记的。”

秦予乔摇摇头，离开了。不知道为什么，她特别喜欢小孩子，也喜欢小孩子多的地方。

陆希睿今天因为解出了一道数学难题被表扬了，全班同学就只有他做了出来，这种小小的成就感带来的心情还是很愉悦的，而且具有持续性，一直愉悦到放学前。

放学后，陆希睿并没有立马冲出校门，而是在操场上跟同学踢了一会儿足球。司机在校门口等不到他便进来找，终于在操场上找到了人。

陆希睿看到司机过来倒也没继续逗留，跟伙伴们说了句“先走了”，便抓起地上的书包跑向司机：“司机叔叔，你来了啊。”

陆希睿坐在回家的车上，因为无聊从书包里拿出魔方玩，这个魔方他玩了很久还是没有解开，有一次爸爸难得好兴致，从他手里拿过魔方，三下五除二便解决了，扔还给他时说：“这玩意儿，我五岁的时候就会解了。”

难道他真的比爸爸笨？用基因学来说，他有个笨妈妈，所以真的拖了后腿？

元东哥哥有一次给他讲什么基因学，然后十分有深意地看着他：“小睿，我觉得你的妈妈可能是泰国人。”

“为什么？”

陆元东：“因为肤色。”

陆希睿对着鱼缸的水光照了照自己的模样：“是因为泰国人比较黑吗？”其实陆希睿也不是黑，而是小孩子的非常健康的麦色肌肤，加上最大的兴趣爱好是踢足球，在太阳底下跑来跑去，小脸肯定就晒得不那么白。

陆元东的肤色论绝对是一时兴起的玩笑话，不过对陆希睿还是颇有影响的。

奥特曼保佑，希望他的妈妈不要是非洲人。

那是一双好看且有力的手，手指修长干净，指甲整齐，指尖带茧，当他的如玉般白皙的右手覆上她的腰际并缓缓往下时，她忍不住轻颤起来……

秦予乔伸手抓起被角，整个人像是处于失重状态，本能地想要抓住身边的东西，睁开眼，黑漆漆的房间进入几缕微光，是外面的月光。她半躺在床榻上，打开床头灯，柔和的光线散在摊开的手心上，可以看到上面隐隐冒出了些细汗。

她起来洗了个澡，热气熏得皮肤变得通红通红，刚刚的梦境清晰得只要一想起来耳根子就立马红起来。

秦予乔闭上了眼，有点儿生气地想：都是些什么乱七八糟的啊。

秦予乔做 SPA 的时候，美容小姐为了恭维她，用了半个小时称赞她的好肌肤，什么天生美肌，什么丰肌秀骨，随后又花了一个小时向她介绍针灸减肥如何有效果，极力推荐她试一试。

“如果秦小姐瘦了肯定是一位大美人儿。”

秦予乔笑笑。

秦予乔本性是十分爱漂亮的，还是瘦美人的时候，虽然不至于每天将重心放在打扮上，但是绝对不能容许自己哪儿不美了。

只是现在真的是物极必反了。

秦彦之再次打电话过来，美容小姐把手机拿过来递给她，秦予乔把盖在身上的厚厚的驼羊毛毯擦了擦：“爸爸……”

秦彦之要求见面，秦予乔头疼地揉了揉额头：“我明天有空。”

陆家的家宴每个月总有几次，初一、十五都要回大宅吃饭，这事就像国家法定节假日一样被执行了下来。说起来S市的陆家还真是规矩比较多的家庭，富了太多代，每代当家的都怕子息会由盛到衰，所以格外注重教育，而家规便是一项重要的家庭教育。

陆家还是陆元东的爷爷当家，老爷子虽然已八十六岁高龄，但依然精神抖擞，昨天玩高尔夫还打出了一个漂亮的高弹道球。

这次的家宴主要谈了两件事，一件事是生意上的，最近陆家的投资方向要从国外转回国内，第二件就是关于陆元东的。

陆元东的母亲杨茵茵开口：“我对秦家那孩子还是很满意的，虽然胖了点儿，但是长相舒服，比外面那些乱七八糟的女人强多了。”

陆老爷极疼这个孙子：“元东，你自己呢，还喜欢吗？”

被点名的陆元东望向爷爷陆和烁：“我和她接触并不多，还没有很深的了解。”

陆和烁笑呵呵的，招呼坐在自己对面的陆希睿到身边来：“小睿睿，过来陪爷爷吃好不好啊？”

其实陆家之所以如此操心陆元东的结婚大事，多少还是想刺激刺激陆景曜，希望他能早点给希睿找个后妈。

如果说每户家庭都要有个头疼的对象，陆家大概就是陆景曜。

陆景曜，陆和烁的小儿子，属于老来子，他出生的时候，已有哥哥姐姐成家立业了。正因为陆景曜最小，所以也最得宠，性格呢，也是最臭屁的。后来，陆和烁狠狠心将他送到了国外。在外求学的留生活倒是让陆景曜改掉了不少的臭毛病，每次回国后的改变都让陆和烁感到又欣慰又有些心疼，生怕小儿子在国外受了什么苦。

出了国的陆景曜跟回炉再造似的，尤其是臭屁的毛病改了不少，不过呢，陆景曜还是在奔向有为青年的路上出了个岔子。

念完学回国，陆景曜带回来一个儿子。

当时陆老太太的心脏还是很好的，就是血压有点高，将小孙子抱在手里的时候，只觉得血压噌噌噌地往上升，怎么也下不来。

既然儿子都生下来了，那就跟孩子的妈妈结婚吧，只要女方家世清白他们也不阻止了。

结果呢，陆景曜当时怎么回答的，他一脸漠然地说：“希睿没有妈妈。”

怎么会没有妈妈呢，难道真的是试管婴儿？然后陆老太太的心脏就开始有点儿不怎么好用了。

父女两人就约在玉府楼见面，玉府楼是S市的名楼，这名听着像个旅游景点，其实是个吃饭的地儿。

秦予乔还没有以发胖的面貌见过秦彦之，她对自己的发胖一直都装出一副非常无所谓的样子，实际上呢，她做梦都想变回原来身轻如燕的自己。

秦彦之看见发胖的秦予乔并没有任何惊讶之色，只一句话带了过去：“我的乔乔长高了……也长胖了点啊。”秦彦之的“点”字拖得有点儿长，像是故意强调似的。

秦予乔最讨厌人遮遮掩掩地说她胖。

秦彦之见秦予乔有点儿不开心，又画蛇添足地说了句：“其实胖点儿真没关系，女孩子不愁嫁，何况是我秦彦之的女儿。”

然后，秦予乔几乎整张脸都黑下来了。

陆景曜回到家的时候，陆希睿正趴在沙发上看书，正看得津津有味而没有察觉陆景曜已经站在他的跟前，一反应过来，立马“嗖”一下从沙发上跳了下来，穿好棉拖鞋规规矩矩地立在陆景曜边上：“爸爸。”

陆景曜也没想到儿子会有这么大的反应，点了下头随口问了句：“看什么书？”

“上次你给我买的《十万个为什么》啊。”

陆景曜瞥了眼儿子手里拿着的书，的确是《十万个为什么》，然后交代了句不能趴着看书之类的话便进了书房。

陆希睿也捧着书回了房，撕开《十万个为什么》的书皮，里面哪是《十万个为什么》，而是一本漫画书。

陆景曜的二姐有一次质问他：“作为一个父亲，你觉得自己能打几分？”那次是陆希睿高烧一个晚上被送进医院，他并不在家，所以等保姆通知了他才知道。

作为一个父亲，陆景曜自认为也是不及格的，耐心不够，不够童趣，还会因为自己的情绪问题影响到希睿，加上工作太忙对孩子的关心永远达不到标准。

希睿还在上幼儿园的时候，陆景曜参加过一次园长组织的家长教育活动，里面有一句话他还有点印象：相信你们的孩子每天都会给你们惊喜。

的确，比如孩子第一次站立，第一次发音……然而对于品味这种细微的幸福感，

陆景曜并不擅长。

其实这很正常，这本来就是女人擅长的事情，相比女人有一颗容易感动的心，男人则下半身要比上半身更敏感些。

德利商场新上了一批货，杨茵茵约秦予乔一块儿去逛逛。秦予乔真有点儿后悔答应了上次的相亲见面，她和陆元东的相亲是她的舅妈再三促成的，当时秦予乔不忍拂了舅妈的好意，就答应了见面。

本以为就是见一次面的事情，结果她忽略了杨茵茵。

秦予乔找出上次舅妈写给她的电话号码，打电话给陆元东。

接通电话，陆元东的声音听起来笑嘻嘻的，好像跟朋友说笑到一半后停下来的样子。

“原来是秦小姐啊，找我有事吗？”

秦予乔心里觉得好笑，然后稍微说了下杨茵茵约她见面的事情，顿了下：“我觉得你应该跟你父母好好解释下……”

秦予乔还没有说完，就被陆元东打断了，他说：“予乔，我想你错了。”

予乔？秦予乔轻笑，手指敲打着玻璃桌面继续听陆元东说下去。

“其实我对你一直挺满意的，我也跟我的父母说了自己的想法，不过你可能对我没意思，比如上次我给你打电话，你也没有接……”

电话？那个陌生号码就是他的？秦予乔想不到自己居然会被陆元东反咬了一口：“不好意思，我不知道上次那个电话是你打来的，不过我们……”

然后她又被陆元东打断了。

“不知道予乔你明天有没有空，我这里正好有两张最近钢琴演出的票。”

秦予乔扶额：“我没空。”说完，挂了电话。

秦予乔不知道陆元东心里打的什么主意，也不想知道，不过他似乎还真跟她较上劲儿了。

晚上舅妈杜玉珍笑眯眯地出现在秦予乔的房间门口：“乔乔啊，你是不是对元东那孩子有点儿不满意啊，其实女孩子多出去认识些朋友是好的，即使现在没感觉，也是可以当朋友先处着啊。”

秦予乔悄悄叹气：“我知道了。”

第二天早上，秦予乔跑完步回来又接到了陆元东的电话，专门打电话给她叫她别忘了晚上的钢琴演出。

秦予乔倚靠在衣橱的门上说：“放心吧，忘不了的。”

秦予乔真没想到陆元东会带一个小孩过来接她去剧院，陆元东带来的小孩长得精神又漂亮，下车跟她打招呼的时候冲她灿烂地一笑：“姐姐，你好。”

秦予乔的心一下子就软了，上次在回国的航班上有个二十岁模样的女孩还冲她叫阿姨，直到她转过头的时候才说了句“对不起”。

陆元东来到小孩的身边作起了解释：“我小叔的儿子，最近正学钢琴，所以顺便就带他去学习学习。”话音刚落，男孩仰着头看她，人小鬼大地问：“我会不会太打扰你们啊？”

秦予乔笑了，本能地迁就孩子的身高而弯下腰问：“你叫什么名字啊？”

陆希睿伸出了手，有模有样地说：“我叫陆希睿，希望的希，睿智的睿，认识你很开心。”

秦予乔伸出手：“秦予乔。能认识小帅哥我很荣幸。”

小希睿猛地脸红了起来，低下头。

陆元东轻咳了一声，对秦予乔说：“我们走吧。”

陆希睿原本是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再次上车时竟主动爬上了后面的车位，然后陆元东主动给秦予乔打开了前面的车门：“予乔，上车吧。”

陆元东一口一个“予乔”叫得越发顺溜，秦予乔上车的时候“配合”地说道：“不用客气的，元东。”

陆元东“噗”的一下笑开了，然后满脸带笑地望了眼秦予乔，那叫个风情万种。

有些小孩子真的很聪明，他们聪明的地方就是很会看大人的眼色，对于不熟的人，除了会打量观察外，还会通过你和他的对话“考验”你，比如你是否友善，有没有耐心，是不是幽默机智能让他佩服。

一路上陆希睿就问秦予乔好几个问题，秦予乔也很爱跟他交谈，说话的时候不是以大人对待小孩子的那种语气，而是以平等的态度交流。

下车的时候希睿已经叫她“予乔姐姐”了，小男孩的嘴巴很甜，而且甜得恰当而不是刻意讨好。通过刚刚在车上的交谈，秦予乔还发现陆希睿知道的东西很多，加上孩子的思维向来活跃，所以聊天的时候会发现，这孩子的说话内容一下子天一下子地，却是一套套的，有着自己的逻辑，这对一个孩子来说，真的很难得。

钢琴演出地点是S市的艺术中心体育馆，S市的艺术中心体育馆坐落于望江区，是前两年新落成的建筑。